

楔子

錢來醫館，在江湖上大名鼎鼎，不過這不只是因為掌櫃高超的醫術。

事實上，在許多人的心目中，錢來醫館，是一個專門解決各種疑難雜症的地方。

客似雲來，錢來錢來。

只要你拿錢來，醫病、追債，甚至殺人、捉妖，各種詭異難辦的委託都受理，並使命必達。

既然有這麼大能耐，醫館裡自然臥虎藏龍，傳聞連朝中都有勢力替其護航。

錢來醫館的客人，都是些有頭有臉的人物，而守口如瓶的保密態度，也是它受到客人們青睞的原因之一。

醫館的高手們分別為：

殺手——寧隱，專門解決與討債相關的「人命」事件，落魄嗜酒，冷言少語。

捉妖師——懷瑾，現已嫁入天下第一大莊富貴山莊，得到美貌傾城的嬌夫一枚。

以及，掌櫃——唐韞蘇，精明狡黠，醫術極高，愛錢如命，奸商一個。

第一章

「客官，您讓打包的飯菜，一共五文錢。」忍著心中的不滿，小二硬在臉上擠出一個笑，把東西交給眼前看上去還算俊秀的男子。

看著他從錢袋裡掏出一堆銅錢，一枚一枚的數清楚，再拼湊出五文錢，小二忍不住瞪眼。這位客人，穿著打補丁的衣服，來他們客棧一共點了兩樣小菜，連盤中只剩下一丁點都要叫他們打包，這吝嗇又窮酸的樣子實在教人難以恭維。

不理店小二快要忍耐不住的鄙視樣，唐韞蘇依舊有著閒心懶懶散散數著他的銅板。

等到他數滿五文錢，那小二冷臉拿了走開，不耐的樣子只差沒開口趕人，但唐韞蘇依舊不介意，慢悠悠喝著茶。

這間鄉野客棧，因為設在人來人往的道路，生意倒也興隆，隔壁桌興奮的談話聲，耳力過人的他想要不聽見都很難。

「你們知道嗎？溫莊主最近來這裡了，我昨天有幸見過呢！」

「富貴山莊的大公子？」一眾驚訝羨慕的聲音，令唐韞蘇覺得牙有些癢。

什麼嘛，那溫秋露也不過是個凡人，有那麼了不起嗎，能見到他就這麼自豪？

雖說在大月朝，當今天下，富貴山莊可謂雄霸一方。

雄厚的財力，遍及大江南北的生意，整個大月朝的子民，幾乎有三分之一是靠它吃飯的。除了朝廷以外，富貴山莊是另一個讓人敬畏的地方。

建立富貴山莊的，是大月開國元老，因此建莊百年來，也十分受朝廷的器重。

現在執掌富貴山莊的，就是這些人口中的溫大公子溫秋露。年紀輕輕卻能力過人，加上他又長得一表人才，比起溫莊主，外頭的人更喜歡喚他溫大公子，他繼承富貴山莊後，不遜於前人，山莊益發地強盛。

但那又怎麼樣？

他唐韞蘇也不比他差，要說他有什麼羨慕溫秋露的地方，也無非就是他家大業大，家裡面那些數不盡的金銀財寶。

因為他家的捉妖師懷瑾嫁給溫秋露弟弟溫雋的關係，他見到溫秋露的次數也就增多了，儘管在那之前他們就認識，不過他一直不怎麼喜歡看到那個人。每次想到對方從出生開始就一直順遂度日，活在那麼好的環境裡，他心底就有股不是一路人的反感。

「去年溫三公子不是娶妻了嗎？聽說娶的是個男人，還是個捉妖師？」

像富貴山莊這樣家業龐大的家族，發生點什麼事，一向都是百姓茶餘飯後的話題。

「大公子至今還未娶呢！說起來，誰要能嫁到富貴山莊成為莊主夫人，那真是前世修來的福氣！」說話者用的是豔羨的口吻。

「那真是取之不竭、用之不盡的金山銀山啊！」

「說的不錯，而且除了財勢傲人，溫大公子本身還是美男子一個，今年也快三十歲了吧，弟弟都娶妻了，他倒還未娶。」

「欸，說不定他也像那溫三公子一樣，喜歡的是男子。」人群中也有不怎麼善意的玩笑聲響起。

一眾議論的人都哈哈笑起來。才貌聞名天下的溫三公子娶了個男人做正妻，在當時可也引起不小的震驚和議論。

「到底是沒有長輩主持，年輕小輩不懂禮數，作為一莊之主，竟也同意弟弟娶個男人當正妻，這像什麼話，難道他富貴山莊還想學皇室？」

聽到這裡，唐韞蘇冷哼一聲，背起包袱離開，沒興趣再聽這些人胡扯下去，無非也只是些嫉妒溫家財勢的無能之輩罷了。

唐韞蘇此行的目的地是這江邊小鎮深處的密林山谷。

這是大月南部最熱的地方，即便是冬天也偏於炎熱，基本上沒有寒冷的時候，景觀原始，樹林茂密，山峰層疊，在深處有個叫懺情谷的地方，因當地特殊的氣候，長著一種名為流蘇草的罕見藥草，開花結果得要十年，才能採摘到新一輪長出的藥草。

這種流蘇草可以醫治許多疑難雜症。對錢來醫館唐掌櫃來說，自然不能錯過。

採了入藥，再以高價賣給朝中權貴，這是一筆大生意。想到能賺到的數目，唐韞蘇心底便又多了幾分喜悅。

他唐掌櫃愛錢，是出了名的。

唐韞蘇是第一次入谷採流蘇草，關於懺情谷中有這珍貴藥草的訊息，是從他師父留下的紀錄裡獲得的。

現在聽到溫秋露也來了這江邊小鎮，他不禁有些疑惑，堂堂溫大公子來這邊做什麼，難不成是要和他搶藥草？

富貴山莊耳目遍佈天下，要得知這奇藥的消息，自然也不是難事。

不過他唐韞蘇想要的東西，別人可別想搶走。

唐韞蘇飛身上馬，輕甩馬鞭，加快速度。

兩日後，懺情谷。

唐掌櫃現在很想罵人。

好吧，算他失算，但也怪師父他老人家留給他的地圖完全不準確，他現在非但沒找到流蘇草，還被困在這迷宮一樣的山谷裡兩天了。

更慘的是，他從崖上摔下來傷了腳，現在寸步難行。

山谷裡空無一人，他坐在這崖下靠著露水和野草，勉強度了一日。

唐韞蘇雖不懼怕，但也感到焦急，他知道無論這腳有多痛還能不能走，他爬也要爬上去，不然他唐掌櫃真要死在這了。那怎麼行！他還沒數夠這些年積攢下來的銀子呢。

因為摔下山崖，信號煙火什麼的跟包袱一起遺失了，他沒有辦法聯絡到醫館的人，他必須自力救濟。

唐大掌櫃吃苦的本領可謂一絕，忍痛拖著那條血肉模糊的腿，他以頑強的意志從崖下慢慢攀上去，即便手腳都被荊棘和樹枝扎得到處是傷，他還是沒有放棄，從很久以前他就知道有些事必須靠自己。

所以當他快爬到崖上，看到有隻手伸向自己，並握住他的，他整個人一陣暈眩，還以為自己生出了錯覺。

「小心！」很有磁性的聲音提醒他，唐韞蘇精神一振。

一股力量攬住他，他整個人被提上崖邊，終於穩穩落在安全的地方。

唐韞蘇大口喘著氣，面容因疼痛被冷汗浸濕，他眨著眼，透過模糊的視線終於看清眼前人的瞬間，饒是他唐大掌櫃平時再鎮定，此時也不禁驚呼，「溫秋露！」溫大公子微微一笑，將一塊乾淨的帕子遞給他，示意他擦擦臉上的汗水。

他直呼他的名字，這還是第一次。

錢來醫館的唐掌櫃向來都是禮貌又虛偽的稱他溫莊主、溫大公子，而從來不會叫他溫秋露。

這個男人對他一向帶著偏見，不屑與他為友，可能也從沒正眼看過他，唐韞蘇現在吃驚的樣子，還真讓他有些想笑。

溫秋露細細打量他。

唐韞蘇此刻渾身衣服破爛，頭髮臉上都是泥土，明明一身狼狽，可那雙精明狡黠的眼睛，屬於唐韞蘇的，獨一無二的眼睛，依舊生氣勃勃含著頑強的意志力。

他喜歡唐韞蘇的眼睛，雖然這一點他絕對不會說出口。

在看到唐韞蘇那隻血肉模糊的腿時，溫秋露蹙起了眉。

「你腿傷得很重，不馬上抹藥包紮，會化膿發炎。」

這傢伙不是醫術高明嗎，怎麼會把自己弄成這副樣子？

唐韞蘇動了動腿，因疼痛倒吸了口氣，「意料之外的狀況，我沒想到自己會摔到崖下，包袱已經掉到更深的地方了。」

事實上，他能撿回這條小命算不錯了，他落下去時幸虧抓住藤蔓，整個人摔到一處雜草叢生的凹縫裡，沒有跟包袱一樣跌到那足以教人粉身碎骨的深邃山澗裡。溫秋露二話不說從自己的包袱裡拿出一只精巧的白玉瓶。

「這是我家傳的傷藥，我替你清洗一下傷口抹上。」

聽溫大公子一臉關切的這麼說，唐韞蘇真被嚇了一跳。什麼嘛，他跟溫秋露有這

麼熟嗎，這傢伙現在一臉擔心是怎樣？

說起來懷瑾嫁到他們家，算是懷瑾大哥的他和溫秋露也算是親家的關係，可一直以來都沒什麼私下往來，對方現在露出這麼關懷的姿態，感覺還是怪怪的。

「你的侍衛呢？你一個人來這懺情谷做什麼？」唐韞蘇縮了腳，不是很想讓溫秋露碰他。

腦筋轉很快的他，忽然想到——這傢伙莫不是真要跟他搶流蘇草吧那可是罕見的藥草啊。

面對唐韞蘇眯起眼一臉戒備的模樣，溫秋露嘴角微翹。這傢伙現在的樣子不知為什麼讓他想到被搶食的貓。

「和你的目的一樣，我和侍衛分了兩路，他們沒有上崖來，這裡比較危險。」說起來不知該佩服唐韞蘇的大膽還是責怪他的摳門，來這麼危險的地方卻隻身一人，哪怕雇個照應的人也好啊。

「你果然想搶流蘇草。」唐韞蘇臉色一陰，瞪著他。

溫秋露莞爾一笑，「唐兄，你用搶這個字未免有欠妥當，第一，流蘇草還不是你的，第二比起你想用它來賺錢，我對它的用途更純粹。」

文譚譚的跟他扯什麼！唐韞蘇撇了撇唇。是了，他怎麼就忘了溫大公子一向就這副道貌岸然的模樣，跟他這一身銅臭味的傢伙不同。

別人都說他端方穩重，有大家風範，可說穿了就是偽君子嘛，明明就是要搶還一副有理的模樣，他就不信這人不會露出真面目，沒有慌亂、無計可施的時候！唐韞蘇忽然湊過去，臉與他的幾乎要貼在一起，溫秋露心一緊，感覺唐韞蘇熾熱的呼息就拂過自己面頰。

唐韞蘇盯著他的眼睛，冷笑道：「溫大公子，這麼說你是跟我搶定流蘇草了，我都這副樣子了，你又帶了人，自然搶不過你，倒不如你跟我說說你那好用途。」他一向不在溫秋露面前掩飾自己的情緒，也不想維持什麼好形象，一開口便刻薄刁鑽。

溫秋露不動聲色地退後一些，「唐掌櫃醫術過人，自然知道流蘇草的神奇效用，家師年輕時太過操勞，這些年每每入冬便咳得難以入眠，皇上也找過不少名醫能人，可惜都沒有太大的幫助。

「現下到了這十年一期流蘇草開花的時節，太醫說用流蘇草入藥，清涼潤肺，對家師的宿疾有神奇的療效，因此在下務必取了回去，入藥給家師服用。」

「原來是要討好皇上和月相。」唐韞蘇語氣中有些諷意。

誰都知道溫大公子不僅坐擁富貴山莊，更是當朝男后——月相賀真的愛徒，這顯赫的背景，使他富貴山莊地位益發不可動搖。

唐韞蘇說得不客氣，溫秋露倒也不動氣，只是認真替他包紮起來。

唐韞蘇一向秉持生存第一，雖然施以援手的是溫秋露讓他心裡有點不舒服，但也沒有再抗拒對方的好意。

溫家的傷藥自然是極好的，而這位溫大公子果真講究，隨身都攜帶了乾淨的紗布用來綁傷口。

他不語地看溫秋露包紮，視線不由得移到對方臉上。

坦白說，溫大公子長得十分俊美，雖不若他弟弟溫雋那般傾國傾城，但也自有一番丰采。

精緻的五官，刀刻般的下頷弧度，俊挺的鼻梁，還有一雙深邃的大眼睛。

他的頭髮有些天然的捲曲，細碎的滑落在額頭，襯托出他精緻的臉龐，皮膚如玉，好一位翩翩貴公子。

一看就是沒吃過苦的傢伙，唐韞蘇心底輕哼一聲。

就長相而言，溫大公子的確看上去溫良和善，但身為一莊之主，又怎可能真的溫和？身上自然帶有一股威嚴貴氣，板起臉必定懾人。

溫大公子這種看似和氣實則難以接近的高貴感，讓唐韞蘇從第一次見他，就覺得他很欠扁，不怎麼順眼。

雖說他待人接物一向禮貌，但唐韞蘇就是很不爽。

溫秋露這種人，只要站在那裡，永遠是大家眼中的焦點，把別人都比下去。

「好了。」低沉的聲音響起，溫大莊主額間可見細細汗珠，而他身上獨特的淡淡香氣，此刻近距離的接觸，益發明顯。

唐韞蘇腦中突地浮現出另一道身影——

「韞蘇，不要怪我，我不得不這麼做，我不想再過被人欺負看不到未來的苦日子。」

那人的一字一句，直到如今還是像刺一般扎在他心底。

如果那時他們不是那麼窮苦到走投無路，是不是一切會不一樣？

最後一次看見那個人時，對方已徹底變了模樣。唐韞蘇內心深處那道雪白高貴的身影，與眼前的溫秋露重疊在一起，令他心口狠狠一刺，幾乎窒息。

不由自主地就推開溫秋露的手，溫秋露被他排拒的舉動弄得一僵，深黑的眼眸看向他，唐韞蘇苦澀的勉強說了一句，「多謝你。」

傍晚來臨，溫秋露已然點起篝火，做好過夜的準備。

唐韞蘇看他一個人走來走去，把柴枝和乾草都鋪好，倒有些驚訝這位貴公子動起手來居然頗熟練的。

「你不用留在這裡陪我，我一個人死不了的，你還是去和你那些侍衛會合吧。」

現下的情形比昨夜好多了，而且腿傷都被包紮好，溫家傷藥果然是上品，才一兩個時辰他已經感覺不到痛楚，精神也恢復了不少。

他心底還是感激溫秋露的，畢竟人家可以說是救了自己一命，但他就是和這抹雪白的身影親近不起來。

溫秋露微笑，「沒關係，我已送了消息出去，侍衛們知道我很安全，再者，還沒找到流蘇草。」他說著從包袱裡取出乾糧，又倒了杯水遞給唐韞蘇。「吃點東西吧，你需要補充體力。」

唐韞蘇伸手接過，也不介意自己的手有多髒。食物送入嘴中，他再一次感嘆富貴山莊伙食真好，連乾糧都這麼美味。

「你救我一命，流蘇草我不打算與你爭了。」唐韞蘇忽然道。他雖然嗜錢如命，

雖然看溫秋露不順眼，可人家救了他，要採流蘇草又是為了月相，出於關心，就算他嘴巴不饒人，也不準備與他相爭，若是往常，他可是會不擇手段把流蘇草據為己有。

溫秋露有些訝異地看向他。

他迎視他又說：「你知道這懺情谷和流蘇草的傳說嗎？」

溫秋露怔了一下，搖了搖頭。

他一臉果然的表情，「你富貴山莊雖然耳目遍及天下，教你得知這流蘇草和懺情谷的存在，但若不曉得懺情谷的由來，你也未必可得到流蘇草。我師父百草生曾告訴我這故事，可惜他老人家的地圖還是有誤……」自己才會陷入迷霧陣而跌下山崖……那老頭嗜酒，平日裡都似醒非醒的，難怪連地圖都畫不清楚。

拉回思緒，他開始講故事，「在一百多年前，有位擅長醫蟲之術的巫女為情所傷而避居於此，她在這谷裡栽種各類奇花異草，有毒草亦有珍貴稀世的草藥，過著遺世獨立的生活。

「但山谷雖然隱密，仍偶爾有人迷路入內，據說心善者會得到她的幫助而出谷，但若心存不良者，多半死於谷中。不過，後來消息還是傳了出去，被人知道這叫懺情谷的地方充滿稀世草藥，甚至傳言這位巫女煉製出一種可令人長生不老、增長功力的丹藥。

「從此懺情谷便不太平起來，為了奪取稀世草藥和傳言裡的長生不老藥，越來越多的人蜂擁而至。直到這位巫女去世，仍有不少人因傳言而來，但怪事也開始發生了……」

溫秋露靜靜地聽他說故事，那出神的表情令注意著他反應的唐韞蘇不覺莞爾。這樣的溫大公子，看上去竟有幾分純真。

他為自己的想法而失笑。對方可是在商場上有著冷面無情稱號的溫秋露，純真這詞怎麼能用在身上？一定是這篝火映照下產生的錯覺。

「那些來懺情谷尋寶的人，大多數死在谷中，有的即便出來，也會瘋癲，莫名其妙的慘死，並且死狀甚為可怕，任誰都看不出原因為何，在當時引起巨大的恐慌，便有傳說，懺情谷中有巫女的詛咒，擅闖者，難逃一死。」

「的確，這谷裡布了許多迷霧、陣法，但與其說是詛咒，那些人恐怕是中毒而死吧。」溫秋露沉思道。

進入谷裡後，除了見到不少毒草，他也碰到過幾處陣法，設置精妙，絕非無意為之，所以他不信這谷中沒有住人，說不定那巫女有留下後人，還在掌管著懺情谷。唐韞蘇目光裡露出一點佩服。這溫秋露果真不是草包。

「我師父曾經進谷，也與那位巫女的後人會過面，因此有緣得知一些真相，這谷中毒草遍生，有些人無法生還，確實是中毒的緣故，而這些劇毒裡，最特別的是一種名為情花的奇異之花。」

「情花？」溫秋露怔了一下。

「那名巫女曾為情所傷，心死之下使用巫蟲毒術栽培了此種異毒。據我師父所言，中毒者皆為成雙成對，但實際如何，他老人家也不清楚。不過他提醒過我，

他日若進谷尋草藥，一定要避開。」

「那情花有何特徵？」

他搖搖頭道：「我師父並未見過，所以我也不曉得情花到底是何模樣，只是他嚴肅叮嚀的模樣，讓我覺得，情花應是這谷中最可怕的毒物了。」

溫秋露暗自思忖，對於毒物他算是有一些認識，但倘若真有情花此物，卻又不曉得是何模樣，那該如何小心？

白日他進谷後一直留意著周邊的奇花異草，小心地避開不被扎到，但難保不會有個萬一，溫家雖有家傳絕學，可到底不是專門用來對付這些毒物的，看來他此番前來尋找流蘇草的行動還是過於草率了。

他目光落到唐韞蘇身上，眸裡閃過一絲無奈。唉，還不是因為知曉這個人也往懺情谷來，他擔心之下才不等計畫周全，便急著進谷。

他清楚依唐韞蘇精明又節儉的個性，肯定不會雇任何人來幫忙，獨自行動是他的習慣。

若平安無事倒也罷了，結果這笨傢伙卻摔傷腳，唐大掌櫃是否對他自己的能力過於自信了？

倘若自己沒來……溫秋露輕輕一嘆，想起見到唐韞蘇時，他已憑著自己的力量快從崖下爬上來。是了，唐韞蘇生存能力極強，即使沒有他，也不會被困於這山谷中，必定尋到法子解救自己。

關心則亂，他終是沒能控制住感情的衝動。

不是他怕死，而是他溫秋露的生死並不是一個人的事，作為富貴山莊的掌舵者，他身上背負太多的責任，大多數的情況下，並不允許他任意行事。

只是每每面對這個人，總會不由自主亂了方寸。

「你在想什麼，該不是被情花這毒給嚇到了吧？」看著他有些嚴肅的面孔，唐韞蘇語帶嘲弄的詢問。

溫秋露苦笑，沒有回答。

第二章

第二日烈日高掛，兩人在山谷繼續前行。

唐韞蘇已能自己走動，一邊暗讚溫家傷藥的療效，一邊不動聲色地觀察跟在他身後的溫秋露。

這公子哥兒走起山路來倒也不含糊，看他敏捷的腳步，武功該是極高的，跟溫雋那種三腳貓完全不在同一個等級。

「按照師父記載所示，穿過前面那道瀑布，就抵達流蘇草生長的地方了。」

溫秋露望著這片秀麗的山水。清幽寧靜，倒不失為一處絕妙的隱居之地。

那些迷惑人的陣法到這已經消失，之前在荒僻之處可見的殘骨遺骸，在這也沒再見到。

也就是說，那巫女的後人很有可能就居住於此了。

「唐兄，小心。」溫秋露出聲提醒，最寧靜的地方通常就是最危險的地方。

不似唐韞蘇的大刺刺，他是戒備十足。

「放心吧，就算這裡有人，我們又沒存歹心，你找草藥不是為了治好你師父的舊疾嗎。」唐韞蘇朗聲道，一派正氣凜然。

溫秋露忽然瞭解他的用意。難道他也猜測這裡有人，而故意讓對方聽到？

離瀑布越近，清涼的水氣撲面而來，兩人發現了一條小小的棧道，可以穿過瀑布前。

彼此對視一眼，唐韞蘇準備走過去，溫秋露卻還想等等，想再仔細查看一番，但喚住唐韞蘇的聲音止於唇邊，忽然覺得對比起唐韞蘇的坦蕩蕩，自己是否顯得過於小心而會被他笑話？

然而，就在唐韞蘇的腳即將踏出最後一步到對岸時，地面忽然發生劇烈搖晃，大塊山石開始崩落下來。

「唐兄，小心！」一直警戒著的溫秋露急忙甩出自帶的繩索，固定好，伸手想要去抓他的手。

唐韞蘇站立不穩，他們腳下的棧道已經完全斷裂開來，前面山石劇烈的搖動，山崩地裂，令人措手不及。

他想要運功飛躍上對岸穩住身形，然而受傷的腳卻妨礙了他，腿骨一痛，整個人脫力的倒下去。

看著他直墜崖下，溫秋露連忙飛撲而下，想要抓住他。

「唐兄，把手給我！」在繩索的劇烈摩擦裡，他對唐韞蘇喊。

唐韞蘇試圖把手伸向他，他看到溫秋露身上綁著的繩索，心想這是自己最後的活命機會。

然而眼見山石、棧道不住崩落，就連溫秋露身上繩索另一端固定之處也有鬆動，他忽然想到也許自己會連累溫秋露，害對方和他一起死，這樣的念頭掠過腦海，竟使他無法把手伸向溫秋露。

繩索已無法下去更多，見唐韞蘇直直墜落，溫秋露再也顧不得許多，放開繩索，飛身下去，只想抓住他。

兩人一起在墜落裡失去意識，跌落萬丈深崖令他們都昏厥過去。

溫秋露醒來，感覺身上陣陣刺痛，模糊的視線漸漸清晰。

目光所及都是淡粉色花朵，燦爛盛開的花朵在風中搖曳生姿，飛舞的花瓣如同蝴蝶，他和唐韞蘇就置身在這一片花海裡。

刺痛正是因為那花上的尖刺，花海雖美麗，但花枝上卻充滿尖刺。

身旁的人仍未轉醒，溫秋露急忙走過去查看他的狀況。

「唐兄！」試著輕拍面頰，唐韞蘇並未醒來但呼吸還算平穩，看樣子應無大礙。溫秋露環視四周，心中疑惑重重。這片花海會出現在危機四伏的懺情谷中，恐怕並不尋常。

他坐下試著運一遍氣，以查看自己的身體是否有異。

行氣似乎順暢，只是身體突然有些無力，令他虛軟地坐在地上。身旁唐韞蘇仍未清醒，不禁讓他更為擔心。

唐韞蘇的臉有些不正常的嫣紅，眉頭蹙得緊緊，彷彿被夢境困住了，溫秋露剛想收回試探他體溫的手，卻被他冰冷的手心緊緊拽住。

「素之，不要走，別去那裡！」

喃喃的聲音裡充滿痛苦，又十分柔情，溫秋露從未見過這樣的唐韞蘇。

素之？是誰？

「素之、素之……」唐韞蘇抓著他就好似抓住他夢裡時常出現的那個人，竟不肯再放開。

「唐兄，你醒一醒。」溫秋露試圖喚醒他，又憂心他有異的神色。
他究竟怎麼了？

唐韞蘇緩緩睜開了眼，視線裡出現一抹白衣身影，一張焦急的面孔。
他眨眨眼，在一片夢幻迷離的花海中見到了心上人。他的素之，卓素之，依舊是一襲勝雪白衣，清俊的臉龐帶著溫雅的微笑，那般笑意盈盈看著他。

「韞蘇……」素之輕喚他。

唐韞蘇緊緊抓住他，就怕他消失不見，不想再像無數個午夜夢迴，清醒時發覺只是夢一場，留在心底的只有惆悵和空虛。

這個身體是有溫度的，溫暖柔軟的身軀，十分真實真切，就如同過去一樣。

「素之……」他忘情地摟著心上人呢喃，「我終於又見到你了……」

卓素之面容明艷，笑意迷人，唐韞蘇捧起他的臉，閉眼親吻下去，一下攫住那柔軟的嘴唇。

他的素之，比過去更甜更迷人。

是啊，經過那麼長久的思念，他終於又可以將他擁在懷裡。

緊緊相貼的身軀，彷彿有團火在迅速燃燒，火熱從心底綻放，流遍全身，積蓄太久的思念和渴求，令他再也壓抑不住，他不想再放開他的素之。

溫秋露想要推開他緊實的懷抱，唐韞蘇熱切的親吻和那些陌生的呼喚，都讓他不曉得該怎麼反應。

唐韞蘇到底怎麼了，為什麼怎樣叫他都清醒不過來？火熱的嘴唇卻緊緊相纏，攫住自己，像是滿溢的思念和深情都在這刻釋放出來。

他呼喚的聲音是那麼深情，那人，一定是他深藏在心的人吧？

「唐……」他想要讓對方清醒一點的推拒著，但身體倏地一軟，俊眸詫異的微瞠。
這人竟抓住他的脆弱之處撫摸摩挲，令他的身體也跟著熱起來。

溫秋露對這異樣的狀況感到危險。

這並不是由情而生、意亂情迷的反應，而是像中了春藥一般肉體不受控制，不對勁，非常的不對勁。

「啊……」他輕喘一聲，被眼前已完全失控的男人弄得不知所措。唐韞蘇不像他這麼清醒，彷彿認定他是那個素之，而一味的熱情索求。

溫秋露失了力，他試著運功，想推開唐韞蘇，卻發覺自己的內力全散了，居然連推開唐韞蘇的力量都沒有，虛軟的身體被男人壓在身下，無法動彈，而隨著他的

愛撫，那些異樣的反應不斷湧起，自制力似乎都消失了。

難道這花有催情的作用？

他努力想擺脫那種迷亂虛軟的感覺，讓自己保持理智。

但對方很快就褪去衣物，結實火熱的身子赤裸地貼覆上來，令他渾身一顫，整個呼吸都是一亂。

「唐……韞蘇，你清醒一點。」他試著喊醒他，回應他的只是那張充滿柔情的面孔，那雙黑眸裡從未閃現過如此刻的溫柔與熾情。

抓著最後一絲理智，溫秋露指尖揪著花枝，幾乎用盡全部的意志力驅使自己爬離唐韞蘇的懷抱。

尖刺劃過因衣物被扯落而赤裸的肌膚，鮮豔的血珠落下，在皎白的肌膚畫上最動人心魄的豔色，令唐韞蘇失控地撲過來，再一次緊緊擁住他。

「素之，你竟是這麼討厭我嗎？」他淒然的眸子濕潤起來，看起來痛苦又無助。溫秋露呼吸一窒，怔然地望他，被這男人的深情和痛苦所打動，再也做不出推開他、逃離他的舉動。

唐韞蘇粗糙的指腹撫摸起他的臉龐，一遍又一遍，就好像要把他的樣子深深刻在心裡。「我想你，太想太想你了……」

聽見那動情沙啞的呼喚，溫秋露幽黑的瞳眸裡情緒翻動。

唐韞蘇熾熱的唇覆蓋下來，含住他的，情感狂熱又深濃的吻，幾乎令他不能呼吸。緊握的手指慢慢鬆開，溫秋露敵不過埋藏在自己心底最深處的感情，不想再抗拒，只想順從自己的心。

男人熱情又癡狂的律動，溫秋露被抓住腰身，一次又一次承受那硬熱如鐵的分身衝撞進來，以及摩擦戳刺的異樣快感。

唐韞蘇待他溫柔又狂野，失控的衝刺令兩人都失聲驚喘，沉溺在情慾裡。

雙手被高舉過頭，唐韞蘇熾熱的大掌按著他，嘴唇覆蓋下來，與那柔軟迷人的唇瓣交纏在一塊，唇舌纏綿間充滿寵溺又熱情的逗引。

「啊……」溫秋露因他狂猛的刺入而輕叫，唐韞蘇卻沉迷於埋入那緊窒溫熱甬道的滿足，感受到酣暢淋漓的快樂。

「素之，你好緊……嗯……就這樣，我們一起……」他熱情的呢喃，為那銷魂蝕骨的快感而迷醉。

溫秋露身軀輕顫了一下，濕潤的眸慢慢張開，望著那張充滿情慾與快樂的面容，他伸手撫摸上去，唐韞蘇卻張嘴一口咬在他指尖。

唐韞蘇一把摟過他瘦削的身軀，把人抱坐起來，對著自己依舊熱情高聳的熱楔慢慢坐下，熾熱細膩的柔穴再度包裹住他，緊密的交合，令他忘情地不住擁著人向上衝頂。

低啞快意的呻吟與急促難耐的喘息交疊在一塊，溫秋露虛軟的身子被幾番衝撞得往後仰去。

皎潔白皙的脖頸線條，在唐韞蘇眼前勾勒出誘人景致，拉過溫秋露雙手纏繞在背後，他益發增加了衝刺的力道和速度，無法承受如此狂野的熱愛，溫秋露不由得

驚叫出聲，極致的快感幾乎令他暈眩過去。

他在唐韞蘇失控的衝撞摩擦裡倒了下來，摔在充滿尖刺的花海裡，背上一片鮮血淋漓，然而唐韞蘇卻還不想停止，彷彿失去理智那樣，再度將他的碩大分身緊緊嵌入，結實的身軀壓覆到身下人身上，令溫秋露整個被刺到的後背疼痛不已，痙攣輕顫，下身交合之處也將他絞得更緊。

「唔……」這令人欲仙欲死的快感教唐韞蘇抽搐了一下，繃緊的身軀益發失去控制，就著那已被蹂躪到紅腫的祕穴幾番深刺。

「唐……停下，不……啊……」溫秋露下意識地求饒，感覺自己已至極限，無法再承受如此激烈的索求。

但對方沒有停止，在劇烈的震盪裡，神智慢慢抽離，眼前漸黑，他昏厥過去。

溫秋露醒過來時已月上中天，夜幕降臨的山谷中寒氣纏繞，他發覺自己身上被覆上外衣，神智逐漸清晰起來，想到身旁的那個人，他坐起身，立時感到一陣痠軟和疼痛，同時望見唐韞蘇那張呆滯的面孔。

那雙眼睛裡，再沒有歡愛時的柔情萬種，幽深的似在遙望遠方，彷彿一片沒有邊際的深海。

溫秋露發覺自己的內力仍未恢復，但異樣的火熱酥麻和癱軟感已經消失。

他靜靜地穿上衣服，同時看見唐韞蘇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。

這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，事實上連他都不清楚，但從剛才就陷入迷幻狀態的唐韞蘇一定對現在這個情況更為慌亂吧。

「你……」唐韞蘇沙啞的吐出一個字後就僵在那裡，竟不知該說什麼。

「我們大概是中了花毒。」溫秋露深吸一口氣，才能平靜地面對唐韞蘇說話。事情已經發生了，逃避也沒有用。

唐韞蘇身體輕顫一下，眼裡沒有往日的精明與狡黠，有的只是深深的懊惱，溫秋露看在眼裡，心都痙攣了一下。

「你無須放在心上，那應該是花毒引起的迷幻與催情作用。」

「到底是我不對。」唐韞蘇低啞的聲音，帶著悔意與煩惱。

他醒來時真的被面前的狀況嚇到呆掉，他和溫秋露赤身裸體的纏抱在一塊，身上都是情事後的痕跡，他在暈眩與頭痛裡試著回想到底發生什麼。

他記得自己明明見到素之，並和他抱在一塊，傾訴思念，熱情交纏，現在看來他抱的人是溫秋露。

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他怎麼會把溫秋露當成素之，又發生這樣失控的事？

之後，嗅到周圍瀰漫的奇異花香，他便想可能是這些奇異花朵有催情作用，只是他怎會失控至此。

對方還是溫秋露，事情會更麻煩的，他竟然把富貴山莊的大公子給上了，對方不追究才怪。

一這麼想，唐韞蘇內心不由得更苦惱，不知所措地等著對方醒來。

此刻聽到溫秋露的話，他倒是呆了一呆。溫大公子說要算了，不打算追究？這麼

好說話？

唐韞蘇還是覺得不妥當，又覺得對方不太當一回事的態度，令他心裡不大舒坦，同時也疑惑以溫秋露的能耐，為何會讓自己侵犯？

看他懊惱的神情，溫秋露心底冰涼，不過長輩多年的教導、經驗使他慣於戴上面具，所以他還能維持鎮定的神色道：「這件事到此為止，倒是該想想如何走出這片花海，花毒讓我散了內力，到現在也沒有恢復的跡象，你身上可有不妥？」

唐韞蘇搖頭，「我的內力也散了，凝聚不起來。」

溫秋露凝視這片花海。依然是花香繚繞，但沒再有其他異常。

「只怕這是我昨夜所說的情花。」唐韞蘇的聲音響起來。此時此刻他倒寧願是任何穿腸毒藥，也好過是情花。

如果真是情花，只是讓他們失了理智發情倒也罷了，但就怕事情沒那麼簡單，否則師父何順一再鄭重地提醒他要小心。唐韞蘇忍不住懊惱。怎麼好死不死偏偏摔在這情花堆裡，還馬上就做出錯事。

他的目光掠過溫秋露身上，心頭有些異樣。

那些不願想起的纏綿片段，他終是不能當作都沒發生過，它們會這樣毫無預警的闖入腦海。

這時候，一陣笛聲從遠遠的地方隱隱傳來。

溫秋露站起身，「我們循著聲音走。」

唐韞蘇只能點點頭。此時此刻，兩人之間十分尷尬，他都有點不敢去看對方的眼睛。要說也是溫秋露比較吃虧，但他卻覺得，自己好像是更不好意思的那個。

兩人循著笛聲竟慢慢走出花海。

穿過一片竹林，一幢竹屋出現在面前，泉水在屋前形成水潭，緩緩流過，漫入青青竹葉間。

怎麼看都是一幅世外桃源的圖畫。

「這裡是……」唐韞蘇訝然。竹屋裡有火光，笛聲已然止住，看來這吹笛人就在屋內。

「貴客既然到了，就請進屋一敘。」屋裡傳出一名女子清脆的聲音。

兩人對視一眼，打開門，撩起竹簾，走入屋內。

端坐主位的女子看上去十分年輕，也不是什麼三頭六臂，或陰森古怪之人，生了清秀的一張臉。

「請坐。」女子十分大方，在她面前有套清雅茶具，香茶已然烹好，她為客人倒進青玉色的茶碗裡。

「妳是懺情谷巫女的後人？」唐韞蘇開口問道。

「公子可以叫我溪糖，不錯，我正是懺情谷巫女後人。」女子微微一笑，「能穿越重重迷障，最後走過情花叢來到這裡，看樣子兩位公子都非常人。」

「實不相瞞，我二人是為求流蘇草而來。」溫秋露坦白說明來意。

溪糖也不囉唆，「流蘇草就在這竹林後的石壁上，明日一早可上山採摘。」

唐韞蘇對她的坦白倒是感到疑惑，「妳有何用意，是讓我們摘還是不摘？就不怕

我們對妳不利，加害於妳？」

他現在對這個地方可是氣惱透了，故弄玄虛設了這麼多機關，還害他和溫秋露發生那種事。

溪糖輕笑一聲，盯著他們瞧了好一會兒，兩人都被她瞧得有些尷尬了，她才開口，

「你們倆都中了情花之毒呢，我手中這支笛子，可以立刻催動情花之毒，讓你二人毒發身亡，信不信？」言下之意是，他們的命握在她掌中。

她說得悠然，唐韞蘇卻是聽得心頭著火。「這麼說妳有解藥了？」

溪糖又是笑了笑，「情花無解。」

唐韞蘇心頭一震，這是他最不願聽到的情況。

溫秋露比他有禮，謙和問道：「還請姑娘相助，我二人來這沒有惡意，只想取一些流蘇草讓家師醫治舊疾，谷裡那些陣法，我們亦沒有去破壞，姑娘應該清楚。」

溪糖的目光在他身上轉了轉，笑盈盈地說：「這位公子看起來優雅貴氣，倒是個翩翩佳公子。」

話裡頗有戲謔之意，聽得溫秋露和唐韞蘇皆是面上一紅，總覺她話裡有話，就像已經知道他們之間發生什麼。

「這茶碗中的茶，可以解了花刺的毒，讓你們散去的功力恢復，如不嫌棄請喝下。」

溪糖不再拿溫秋露開玩笑，溫婉道。

「但姑娘妳又說情花無解？」溫秋露毫不猶豫地喝下碗中茶後才提出問題。

「你們是從棧道墜落下來跌進情花叢的吧？」

「正是。」溫秋露回答。

溪糖解釋，「被情花刺刺破血肉後，便會中了花刺之毒，我的茶可以解去花刺之毒，卻不能幫助中了情蠱的人，說情花無解，其實無解的是情蠱才對。」

「情蠱？」溫秋露怔了怔。

「是，來懺情谷取藥之人多如牛毛，也不是每個都是壞心想要滿足私慾的人，若有人墜落下來中了情花之毒，又非居心不良之人，到我這，我自會為其解除花刺的毒，但若情花之毒轉化成情蠱，我就無能為力了。」

「我們也只是被花刺扎到而已。」唐韞蘇出聲搶話，仰頭喝下碗中的解藥，有些討厭溪糖看似什麼都明白又十分曖昧的態度。

溪糖卻沒動氣，笑著搖了搖頭，「中了情花之毒會使人產生幻覺，各人所見都是因心而生，未必相同，但若兩個彼此有情的人一起中了情花之毒，則此毒就會變成最濃烈的催情迷藥，有情的雙方因此而結合，此時情花之毒便轉化成情蠱。」

她的說法令兩人都心頭大震。

「所以我說無藥可解，是因為我看見這位公子腕上的新月印痕，公子，你身上的情花之毒已轉化為情蠱。」

她指了指溫秋露的手腕。

溫秋露低頭，果見腕上有一道淡淡的幾乎不容易察覺的新月印痕，就如同一枚胎記一樣，烙印在那。

唐韞蘇霍然撩開自己的衣袖，果然也看到相同的痕跡。這該怎麼辦？

看著唐韞蘇不善的臉色，溪糖含笑安撫，「其實這位公子也不必太過擔心，情花之毒所結成的情蠱，並非致命毒藥，雖無藥可解，但對人不見得有害。」

「只要中蠱的兩位有情人一生相守，對彼此忠誠，那麼這蠱是不會發作的。」這說法唐韞蘇可是無法接受，「胡扯，我二人根本不是情侶，又怎會衍生出情蠱」溪糖肯定道：「如果對彼此無意，情花是不可能有催情之效，讓你們意亂情迷，可能是公子還未發覺自己的心意。」

她目光有些同情的落到溫秋露身上。那位凶巴巴公子的言辭還真是傷人，兩人分明是因有情而結合，情花之毒才轉化成情蠱，那位公子居然拒不承認，這位氣度不凡的公子只怕要傷心了。

「那若中蠱的兩人分離又會如何？」溫秋露神色不變地低聲問。

溪糖一怔，看了他一眼輕嘆口氣，「公子，恕我直言，這情蠱是我祖師婆婆栽培出來的，她年輕時受了情傷，就想用情蠱來懲罰對另一半不忠的人。」

「中了情蠱的人，若是與情人以外的人發生關係就會立時沒命，同時，他的另一半，也會因情人的背離而蠱毒發作身亡。」

「再者，情蠱有催情作用，發作時必須與心愛之人結合才可抵過，若在那時不結合，則會心如絞痛，那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疼痛，而若一直不與中了情蠱的另一半結合，痛上七天七夜後就會毒發身亡。」

「既名為情蠱，那麼中蠱的有情人，彼此的命運便緊密相繫，如果一位不在世了，另一人的命也不會長久，兩人可說是同生同死，這就是我祖師婆婆當初用盡心力栽培出情蠱的初衷。」

「荒唐……荒唐……」癱坐在椅上，唐韞蘇聲音低啞的喃喃自語。這是什麼怪異的遭遇，難道說從此以後，他就得跟溫秋露牽繫在一起？還必須對彼此忠誠可明明，他們之間，根本不是情人，他實在想不透，為何會受情花催情，繼而引發情蠱。

溫秋露自然看見他失魂落魄的樣子，心底雖疼痛，卻仍不想失態。身為富貴山莊的主事者，背負了太多，性命也絕不僅僅是自己的，這件事若屬實，他會與唐韞蘇再商量。

「姑娘，這蠱真的無藥可解？」他看向溪糖問，希望還能聽到別的答案。

然而溪糖也是誠懇的望著他搖了搖頭，「公子，對不起，我沒有辦法。只要你與這位公子白頭偕老……」

她看了看唐韞蘇，話終究沒有說出口。那位公子看上去完全不像愛護這位公子的模樣……這一刻連她都有些疑惑，這樣的兩人又怎會受情花催情而引出情蠱，難道情花也有出錯的時候？

但當年祖師婆婆明明說過，若非心底互相有意之人，情花是不會對其產生催情作用的……一定是那位公子還沒發現他自己的心意！溪糖望向唐韞蘇，看他站起身，表情陰鬱，不發一言的走到屋外，似乎無法接受這個事實。

她回頭看到溫秋露眼中的那抹落寞，便走過去對他輕聲道：「公子，婆婆說過，若非彼此有意之人，情花是不會產生催情迷藥之效的，你與那位公子，一定是彼

此有情才結了情蠱。」

「多謝姑娘。」溫秋露暗自一嘆，溫雅有禮的回應。

溪糖姑娘的說法可對？唐韞蘇心裡是不是真有一點位置，只是他自己還沒發現？

溫秋露發覺自己不敢這麼想。雖然他對自己的心意十分明白，但唐韞蘇卻從未對他表露過任何好感，再者那時，他明明呼喚的是另一個人的名字，也許，他只是把他看成別人才會那樣情迷意亂。這樣的想法令溫秋露感到有些窒息。

他收起繚亂的心思作為一莊之主，從小他就擔負很多責任。他從未想過，可以覓到一位伴侶，既願意和自己一起分擔山莊的重擔，又能相伴偕老。所以感情，是他一直收在心底的事物，他並不奢求。

看著眼前那涓細的泉水，唐韞蘇心煩意亂。

情花之毒變成情蠱，那女子還肯定的說若不是彼此有意，是不會出現催情幻覺的，但是那時，他明明是看到素之啊，自己又怎會對溫秋露有情？

想著，有些模糊的影像突地映上心頭，令他心底一震。是嗎？自己真的只是把對方當作素之嗎？

迷亂裡，他明明有看到那雙深邃如海的黑眸，深沉地望著自己，那並不是素之的眼睛，素之沒有如此堅韌又清澈的目光，可他仍親吻了下去，摟著那人喚著素之的名……

唐韞蘇渾身一震，甩甩頭趕忙打散自己混亂的思緒。不會的，他怎可能對溫秋露有情？那個人，根本和他是兩個世界的人。

富貴山莊的執掌者，平日裡置身於爾虞我詐的險惡商場，還與朝廷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，這樣複雜龐大的責任，如同沉重的包袱壓在溫秋露肩上，唐韞蘇自問，不想過那樣的生活。